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李长春在中央文明委全体会议上强调:
切实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新闻出版系统表彰“三个一百”优秀人物
李长春作出批示 刘云山发来贺信
刘延东出席颁奖大会并讲话

■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去年突破万亿

“小说写好了不易,但戏剧更难”

——专访作家中的“荣誉编剧”

□本报记者 余义林

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褒奖了十位为人艺写过剧本的剧作家,授予他们“北京人艺荣誉编剧”证书,他们也被称为当今编剧界的领军人物。这十位剧作家中,有几位是小说创作的高手,如刘恒、万方、叶广岑、邹静之等,都是文学与戏剧的“双栖”人物。日前,记者就文学与剧本创作的有关话题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对于作家进行剧本创作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万方首先回答说:我最早写小说,后来写影视剧,直到50岁以后才写话剧,就是觉得写戏太难了。比起小说和影视剧,戏剧需要更大的速度,更强的压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写话剧是对存在于我身外和内心的事物所作的沉思和充满激情的描绘,话说得再大一点——能够对人类的境遇、人类的天性,做出尽可能生动的反映。如此说来,作家进行剧本创作确实有困难。而叶广岑认为难度主要在于结构上,她写小说时力求平淡,能不露声色地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这样的方式在戏剧创作上便犯了大忌。话剧不但结构要讲究,语言更是要精彩,句句对话都要如同味精一般。所以叶广岑说,在文学上对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有信心,但在话剧创作上却心里没底。邹静之则认为每个人的困难不一样。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技术达不到,我们对一个戏剧没有找到最好的表现方法,但这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他列举了以色列的《安魂曲》(该剧根据契诃夫的几篇小说改编的话剧)那样先进的戏剧观念,来证明他的困难在于“内心中有的东西,不知怎样用思想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我怎样才能达到那种高度”。刘恒则说,写作遇到的困难是一贯之的,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区别,最大的困难是作者要动用自己有限的主观力量,去攻陷客观世界几乎是无限的未知领域。我们想在各种局限性的束缚之中展露才华,却往往暴露了自身的无知和愚蠢。我们必须和自己的无能搏斗。

有人感到,当今戏剧观众的欣赏趣味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那么戏剧创作应该怎样突破和创新?郭沫

若、老舍、曹禺等创作的经典戏剧模式,是否还能取得成功?对此,邹静之说,我不认为观众的趣味变了。进剧场看戏,不是要获得故事或笑声的,这在其它的艺术门类可以做到。但在剧场,不管你走神也好,进入也好,人想得到的一定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也是其他艺术无法替代戏剧的关键。我想话剧有时是想“用快乐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快乐”。我认为《贵妇还乡》那样的戏有着无比的伤感。刘恒则认为戏剧的经典模式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自己确实没有才华,那么叙述者的位置迟早是要让给别人。其他几位剧作家也表示,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任何样式的戏剧,只要写得地道、写得精彩都能成功。曹禺的《雷雨》已经演了近七十年,仍然有观众,票房就是证明。而突破和创新,应该是自然而然来到编剧心里的东西,不是预先设定的。

对自己心中想表达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用小说、影视剧本还是戏剧剧本形式加以体现?万方认为这要根据题材而定,她说,确实不是任何想法和题材都适合用戏剧表现,戏剧会对它自身所承载的内容作出选择,戏剧只发生在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地方,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这既是限制,又是其魅力所在。而小说创作要宽泛得多,上天入地,进入人的大脑,做人肚子上的蛔虫都轻而易举。而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几乎是制造娱乐产品迎合买家,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叶广岑则明确表示,有创作主题时肯定会用小说表达,因为那发自内心得心应手,在作品中“想怎的就能怎的”。剧本不行,受制于各种戏剧因素。她还举例说:比如我在一个电视剧里设计了一个“瞎死猫”,导演说不行,剧务弄不来这么多猫,我认为那个男主角该死了,导演又说他不能死,因为没有哪个大腕愿意演半部戏,片酬也不好算。后来叶广岑学聪明了,有题材一律先写文学作品,别人怎么改那是他们的事情。她认为文学和戏剧毕竟是两个行当,刘恒的回答非常简洁,随遇而安。我的灵魂领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邹静之对此却无法做出比较,他

说;但我可以回答,写好了都不容易,但戏剧更难,非常难。

获得“荣誉编剧”的这几位,他们的话剧都在人艺上演并获好评。万方的《关系》《有一种毒药》,叶广岑的《全家福》,邹静之的《我爱桃花》《操场》以及最近正在热演的刘恒的《窝头会馆》等,但显然作家们也为戏剧创作付出了很多,那么如此投入精力、进行戏剧创作的动力何在?对此他们的回答非常一致:喜欢。邹静之说:我极度喜欢舞台剧,就是喜欢。我把写作当修行了,舞台剧能让我闭关独处。刘恒说,我想测验一下自己的能力,伸展一下自己的某些长处。此外,我想借助合作者(譬如演员)的力量,让我的思想和想象走得更远一些。如果运气好,会有后世的表演者不停地替我做这件事,这么一想真的令人无比陶醉,近乎痴心妄想了。万方则说:戏剧属于小众艺术。因为戏剧是活人在舞台上演的,一天只能演一场,至多两场,不可能像电影从早场放到夜场。戏剧演出是不可复制的,这注定了它的小众性。而小众性又是它的优势,可以和观众进行更独特、更深层次思想和情感方面的交流。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再有,我觉得写话剧很好玩很过瘾,是我写作经验中最好的经验。写戏有那么多的门道,戏只要开了场,就要赢得观众的兴趣,越快越好,必须运用全部的本事使这兴趣保持稳定,有增无减,直到最后。这话说起来简单,写起来要很费一番心力。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叶广岑说,尽管感到话剧创作很难,但还是要写,因为那种在现场与观众无障碍的直接交流,是任何小说、影视都无法达到的,可以体味到一种集体合作的快意,一种事业崇高的神圣。这种感觉很好。

至于今后的创作打算,他们都计划忙完手头的事,还要写话剧。邹静之想一年写一部新的舞台剧。他和刘恒、万方成立了龙马社,必将继续奉献好戏给大家。人艺的张和院长长说,作家们是用笔支撑剧院的人,其实,作家们是用戏剧来滋养人们灵魂的人。

29集电视剧《红色摇篮》首播

本报讯 由中央电视台、江西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将于1月16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红色摇篮》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该剧的编剧兼总制片人由创作过《虎踞钟山》《DA师》等佳作的编剧邵钧林担任;总导演由执导过《长征》《井冈山》等佳作的导演金韬担任;演员王震、王伍福、刘劲、张秋歌、张晶晶等联袂主演。

1月13日在京举行的首播仪式新闻



发布会上,专家认为,该剧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的指导下,对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作了艺术的呈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新的突破,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佳作。

(高小立)

波兰“国家现代文学掠影”在黑龙江文学馆展出

本报讯 近日,由波兰驻华使馆、黑龙江省外办、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承办的波兰“国家现代文学掠影”巡回展在黑龙江文学馆展出,黑龙江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曙光等和部分作家参观了展览,并对波兰文学进行了研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波兰有着渊源深厚的友谊和交往。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与波兰在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往来日渐密切。去年

年初大冬会期间,波兰使馆、黑龙江省外办在大冬会主会场举办了波兰文化风情展。波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吸引了不少中外宾客,展览获得一致好评。此次巡回展是波中两国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让黑龙江的作家们感到尤为亲切。展览使作家们对波兰现代文学的状况有了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也对波中两国作家的交流与沟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姜炳浩)

『原创图画书手绘原稿展』为虎年贺岁

本报讯 (记者 刘秀娟) 近年来,传统文学素材成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重要题材领域。虎年将至,为让孩子们更形象地了解传统民俗、感知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原创图画书的创作,1月9日,首都图书馆特别策划了“虎年贺岁——原创图画书手绘原稿展”,展出了《小小虎头鞋》《神奇虎头帽》《虎妞妞》三本2010年原创图画书的全部手绘原稿。

三本图画书由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和青年画家黄捷分别担任文、图作者,以陕西、闽南、江南三地的与“虎”有关的地域风俗为创作灵感,运用剪纸、水彩、拼贴的表现手法绘制而成,在文字和图画的艺术形式上大胆突破,力求创新。

保冬妮介绍说,这套书的出版不是为了“应景”,而是因为一个未完成的心愿。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由保冬妮任主编的《超级宝宝》杂志出版了一期原创图画书《布老虎》,以给灾区儿童以心理抚慰和陪伴。因为时间的仓促,保冬妮对这本图画书的整体质量并不满意,没想到图书出版后读者非常喜欢。“虽然销售一空,我们心里还是非常遗憾,希望认真真出一本图画书,没想到正好赶上虎年。”保冬妮介绍说,虎头鞋和虎头帽的题材是来自于民俗文化,而《虎妞妞》则是《布老虎》主题的延续,虽然没有地震背景了,但它承载了儿童渴望陪伴、渴望关爱、祛除孤独这一更为广泛的主题。



保冬妮和小读者一起阅读《小小虎头鞋》

新闻版 E-mail:wybxinwen@sina.com TEL/FAX:010-65002492

本版责编:颜慧 武翩翩

温和智慧“老杨制造”

——杨少衡访谈

□本报记者 颜慧



记者:您最有影响的小说几乎都是描写基层官员,作品中人物身份大致相似(新作《底层官员》也是以县里的官员为主角),风格颇为相近,被“粉丝”亲切称为“老杨制造”。风格形成的同时,怕不怕被认为重复自己?

杨少衡:一再写基层故事与人物,主要是我曾长期工作于乡、县、市基层机关,生活中接触了大量基层官员,对他们比较了解,有较强认同感,他们的故事常引发我的创作冲动。我在自己小说里自觉不自觉总在使用相同语调,网络上有陌生朋友称为“老杨制造”,也有人批评我在重复自己。我觉得作家的文字有个性特点,让读者在众多作品中,不看署名就能一眼认出并愿意去读,那应当值得高兴。作家受自身生活、学养及认知的局限,很难一个小说一个样子,但是一再重复则要失去存在价值,我能感觉到这种危险,也很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尽量避免自我重复。根据自身情况,我试图在题材的拓宽、人物的深入、提供更多社会信息量以及更多的社会人生思考等方面努力,力争创作有所发展。

记者:您的作品常被贴上“官场小说”标签,但与一般官场、反腐小说不同,您并不热衷展现官场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也不意在“揭露”“谴责”,而是不动声色地解读其中复杂状态,且让人总能从中看到一缕阳光。这是刻意为之吗?

杨少衡:“刻意为之”是准确的。我写这类小说时总把其他作家的同类型小说作为参照系,希望尽量与之不同,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表现官场斗争或权谋的小说也有不同水准,有的相当深刻,也有失之肤浅或不准确,关键不在题材如何,而在怎么把握和写好它。我选择的这种表现方式特别需要注意准确与把握好度,也就是所谓的“拿捏”,因此写作时不能不刻意。除了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您提到的情况也还出于我个人的性格原因,我自认为性情比较温和,为人处事不走极端,看人看事总是希望多面化一点,努力给一点温暖,包括对我笔下人物。这使我的小说有了目前这种面貌,我觉得其长在于提供另一个视角,其短则在批判性不足。

记者:曾有评论说杨少衡是智慧型人物,也擅长写智慧型人物,您理解什么是智慧型人物?

杨少衡:我觉得智慧应当是对社会、人生,对自己所处现实的理解。孔子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与知天命应当就是智慧,以此看来这种智慧与人生经历、磨练以至年龄都有一定关联。我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多很聪明,或称智慧,有读者批评我对这一类人物情有独钟,很少涉及其他类型,例如我们不时有见过的饭桶官员。这个批评是对的,我在写作时情不自禁,描绘喜欢的人物时格外来劲,反之则提不起精神,显然需要改变。与笔下人物的聪明相比,我自己很惭愧,不过虚长几岁,只能在小说里炮制聪明,自己绝不敢

称智慧。

记者:《村选》以独特视角,真实反映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进步。在谈到《村选》创作时您曾说过,“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当引起关注,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希望通过写作呼吁农村基层民主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杨少衡: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村选》在我的小说里比较另类,其主要人物不是官员,是农民,主要场景不在机关,在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许多中国作家笔下的传统领地。以往我少写农村题材小说,去年因为一个机缘,有感于生活的赠与,我写了《村选》,写这部长篇时还是希望有自己的角度,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家作品有所区别。我觉得时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活很值得作家关注,正在进行和发展中的基层民主建设在我们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具有开创意义,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既不奇怪,又值得我们思考和表现。作家面对这类题材时,需要的可能是一种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眼光,能够从纷繁中感受趋势。我写这部小说时,着重点不放在结果以及评判,更多地注重其过程,以及各种力量对过程的影响。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助于表达我的认知。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太少,您自己怎么看?

杨少衡:我也曾写过若干女性人物,总量偏少,性格也比较单一,可能因为我的笔下人物较多的局限于官员,现实生活中女性官员特别是负责官员大大少于男性,所以小说里也无法多得。这是调侃。我笔下女性人物形象较少,主要是因为自己感到没有把握,写男性人物,特别是男性官员,感觉比较自如,无论正着写反着写,玩味品评还是自嘲调侃,都能与人物贴近。写女性人物相对比较困难,有一种捉摸不定之感,女性经常让我感觉神秘,因此下笔时本能地有所躲避,这显然是我的一个弱点。为了弥补这一短处我只好强化所长,这就使自己笔下人物比例越发失调,有如时下重要官员男女不成比例。

记者:您写过一儿童文学作品《危险的旅途》,写作风格幽默活泼。儿童文学与政治题材创作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会写这部小说?

杨少衡:这部儿童文学作品是个小长篇,15万字左右,2000年于山东明天出版社出版。当年我一位西北大学作家班的同学发动大家写长篇儿童文学,约定写探险,定名为“黑森林惊险小说系列”。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参与了。我写一个初中男孩参加一个险象环生的旅行团,沿中国地图上西南—东北走向的一条近乎直线的旅游线路,从昆明启程,经西安、大同、承德直至黑龙江边的嘉荫。把旅游、探险、贩毒与打击犯罪等内容掺合一体。我写儿童文学作品不多,但是早先很喜欢读,特别喜欢马克·吐温小说的味道,尤其《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他笔下小男孩乐观勇敢,哪怕挨一枪也能感觉快乐,我觉得那是一种好性格,我唯一一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也是这么一种性格。

新浪首届原创文学盛典暨作者年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1月7日至9日,新浪首届原创文学盛典暨作者年会在京召开,《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协网主编胡殷红,评论家白桦,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龙杰,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等到会并为获奖作者颁奖。刘震云等作家通过视频对网络新生代写手们表示了支持和鼓励,60余名优秀原创作者、原创论坛网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据主办方介绍,从最初的“榕树下”到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辟原创作品板块,网络文学这十年在探索中前进,不仅圆了无数文学青年的梦,同时形成了一套“生意经”。主办方表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出版界和影视界联姻,互利互惠,互相促进,是将来的一大方向。尽管网络文学目前存在缺少思考、题材狭窄等问题,但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网络文学的自我完善,门户网站的重视和推广,网络文学未来发展必定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闻 讯)

《当代作家评论》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

本报讯 作为一家以发表纯粹学术理论文章的学术杂志,《当代作家评论》在学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中文文学理论类核心期刊排名等的统计评定中分别位列第4名。在26年的办刊过程中,《当代作家评论》追踪、研讨中国当代文学重大创作、思潮、流派发展的新动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以批评的方式参与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形成了坚持艺术信念、恪守学术立场、倡扬人文精神,切实探讨问题、细致分析作品,对任何文学问题都求真务实、不妄言武断的刊物风格。文学理论家林建法长期担任该刊主编,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当代作家评论》已成为辽宁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受到了广泛关注与好评;在国内外文学评论界的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学术期刊的权威地位也更加稳固。

(李桂玲)

河北研讨《辛家湾》

本报讯 1月12日,中国作协创研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作协、河北省新闻出版局联合召开冀版精品《辛家湾》出版新闻发布会暨座谈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致信祝贺。来自北京和河北的作家、评论家胡平、彭学明、何振邦、吴义勤、李建军、李东华、相金科、王力平、李延青、封秋昌、徐则臣、王颖、李浩等就《辛家湾》的创作、出版过程及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了研讨。《辛家湾》是一部中国农民在历史变迁中的生活史、奋斗史,它根植于生活,根植于记忆,忠实而艺术地展现了运河之畔“辛家湾”在特定时代的波澜起伏。作者翟海岱历经五年创作,对作品修改过四稿。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把《辛家湾》确定为冀版精品出版工程的重点选题以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现有手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这部作品。

(欣 文)

面对面对